

史記

〔漢〕司馬遷著

楊燕起註譯

貴州人民出版社

史

記

全

譯

心曰按有土德之瑞土色黃
而稱炎帝然也此以黃

姓名以別之餘者采
直索隱曰紀者記也本其
理也終漢有紀而帝王書
正義曰古
稱帝又坤雲
周云德配天
江中候朝
史公依此大
入戴禮以黃
五帝譙周應劭皆同
帝王廿紀孫氏本之
少吳顓頊高辛唐虞爲
本紀諸侯
家本若繫
之年月名之
統理衆事
之言則右史書之正
記言言爲尚書事爲春秋

〔汉〕司马迁 著

史记全译

第六
卷六一

杨燕起

注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史记全译卷一	五帝本纪第一	(1)
史记全译卷二	夏本纪第二	(37)
史记全译卷三	殷本纪第三	(72)
史记全译卷四	周本纪第四	(99)
史记全译卷五	秦本纪第五	(167)
史记全译卷六	秦始皇本纪第六	(234)
史记全译卷七	项羽本纪第七	(341)
史记全译卷八	高祖本纪第八	(404)
史记全译卷九	吕太后本纪第九	(485)
史记全译卷十	孝文本纪第十	(520)
史记全译卷十一	孝景本纪第十一	(565)
史记全译卷十二	孝武本纪第十二	(580)
史记全译卷十三	三代世表第一	(631)
史记全译卷十四	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653)
史记全译卷十五	六国年表第三	(748)
史记全译卷十六	秦楚之际月表第四	(807)
史记全译卷十七	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	(832)
史记全译卷十八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868)
史记全译卷十九	惠景间侯者年表第七	(931)
史记全译卷二十	建元已来侯者年表第八	(967)
史记全译卷二十一	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1006)
史记全译卷二十二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	(1059)

史记全译卷二十三	礼书第一	(1088)
史记全译卷二十四	乐书第二	(1114)
史记全译卷二十五	律书第三	(1178)
史记全译卷二十六	历书第四	(1206)
史记全译卷二十七	天官书第五	(1248)
史记全译卷二十八	封禅书第六	(1340)
史记全译卷二十九	河渠书第七	(1430)
史记全译卷三十	平淮书第八	(1446)
史记全译卷三十一	吴太伯世家第一	(1494)
史记全译卷三十二	齐太公世家第二	(1528)
史记全译卷三十三	鲁周公世家第三	(1584)
史记全译卷三十四	燕召公世家第四	(1634)
史记全译卷三十五	管蔡世家第五	(1666)
史记全译卷三十六	陈杞世家第六	(1676)
史记全译卷三十七	卫康叔世家第七	(1697)
史记全译卷三十八	宋微子世家第八	(1724)
史记全译卷三十九	晋世家第九	(1758)
史记全译卷四十	楚世家第十	(1847)
史记全译卷四十一	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	(1924)
史记全译卷四十二	郑世家第十二	(1954)
史记全译卷四十三	赵世家第十三	(1991)
史记全译卷四十四	魏世家第十四	(2072)
史记全译卷四十五	韩世家第十五	(2113)
史记全译卷四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2132)
史记全译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第十七	(2175)

史记全译卷四十八	陈涉世家第十八	(2236)
史记全译卷四十九	外戚世家第十九	(2263)
史记全译卷五十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2306)
史记全译卷五十一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2303)
史记全译卷五十二	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2313)
史记全译卷五十三	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	(2339)
史记全译卷五十四	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2355)
史记全译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2382)
史记全译卷五十六	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2403)
史记全译卷五十七	绛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2428)
史记全译卷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2451)
史记全译卷五十九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2473)
史记全译卷六十	三王世家第三十	(2493)
史记全译卷六十一	伯夷列传第一	(2525)
史记全译卷六十二	管晏列传第二	(2535)
史记全译卷六十三	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2546)
史记全译卷六十四	司马穰苴列传第四	(2567)
史记全译卷六十五	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2575)
史记全译卷六十六	伍子胥列传第六	(2593)
史记全译卷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2616)
史记全译卷六十八	商君列传第八	(2675)
史记全译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第九	(2698)
史记全译卷七十	张仪列传第十	(2755)
史记全译卷七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传第十一	(2804)
史记全译卷七十二	穰侯列传第十二	(2829)
史记全译卷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	(2843)
史记全译卷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2866)

史记全译卷七十五	孟尝君列传第十五	(2881)
史记全译卷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	(2910)
史记全译卷七十七	魏公子列传第十七	(2936)
史记全译卷七十八	春申君列传第十八	(2956)
史记全译卷七十九	范雎蔡泽列传第十九	(2981)
史记全译卷八十 (2885)	乐毅列传第二十	(3034)
史记全译卷八十一	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	(3052)
史记全译卷八十二	田单列传第二十二	(3080)
史记全译卷八十三	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	(3090)
史记全译卷八十四	屈原贾生列传二十四	(3122)
史记全译卷八十五	吕不韦列传二十五	(3156)
史记全译卷八十六	刺客列传第二十六	(3171)
史记全译卷八十七	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3212)
史记全译卷八十八	蒙恬列传第二十八	(3265)
史记全译卷八十九	张耳陈馀列传第二十九	(3279)
史记全译卷九十	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	(3310)
史记全译卷九十一	黥布列传第三十一	(3322)
史记全译卷九十二	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	(3343)
史记全译卷九十三	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	(3387)
史记全译卷九十四	田儋列传第三十四	(3409)
史记全译卷九十五	樊郦滕灌列传第三十五	(3423)
史记全译卷九十六	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	(3460)
史记全译卷九十七	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	(3491)
史记全译卷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传第三十八	(3520)
史记全译卷九十九	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	(3531)
史记全译卷一百	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	(3556)
史记全译卷一百一	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	(3569)

史记全译卷一百二	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	(3593)
史记全译卷一百三	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 (3610)
史记全译卷一百四	田叔列传第四十四 (3630)
史记全译卷一百五	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 (3647)
史记全译卷一百六	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 (3711)
史记全译卷一百七	魏其武安侯列传第四十七 (3733)
史记全译卷一百八	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 (3763)
史记全译卷一百九	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 (3780)
史记全译卷一百十	匈奴列传第五十 (3804)
史记全译卷一百一十一	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 (3868)
史记全译卷一百一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传第五十二 (3910)
史记全译卷一百一十三	南越列传第五十三 (3951)
史记全译卷一百一十四	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3970)
史记全译卷一百一十五	朝鲜列传第五十五 (3981)
史记全译卷一百一十六	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3991)
史记全译卷一百一十七	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4004)
 史记全译卷一百一十八	 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 (4088)
史记全译卷一百一十九	循吏列传第五十九 (4135)
史记全译卷一百二十	汲郑列传第六十 (4145)
史记全译卷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传第六十一 (4167)
史记全译卷一百二十二	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4196)
史记全译卷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4247)
史记全译卷一百二十四	游侠列传第六十四 (4287)
史记全译卷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4306)
史记全译卷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传第六十六 (4316)
史记全译卷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传第六十七 (4355)

史记全译卷一百二十八	龟策列传第六十八	(4374)
史记全译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4440)
史记全译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4485)
(4828) ······	四十四策书汉武帝	四百一卷第全史
附录	报任安书	(4558)
后记	(4578)	六百一卷第全史
(4878) ······	二十四策书汉武帝	八百一卷第全史
(4878) ······	八十四策书汉武帝	八百一卷第全史
(4878) ······	武十四策书汉武帝	武百一卷第全史
(4878) ······	十五策书汉武帝	十百一卷第全史
(3828) ······	一十五策书汉武帝	一一百一卷第全史
(1028) ······	二十五策书汉武帝	二十一百一卷第全史
(1228) ······	三十五策书汉武帝	三十一百一卷第全史
(2228) ······	四十五策书汉武帝	四十一百一卷第全史
(1828) ······	五十五策书汉武帝	五十一百一卷第全史
(1828) ······	六十五策书汉武帝	六十一百一卷第全史
(4828) ······	七十五策书汉武帝	七十一百一卷第全史
(880) ······	八十五策书汉武帝	八十一百一卷第全史
(4128) ······	武十五策书汉武帝	武十一百一卷第全史
(3428) ······	十六策书汉武帝	十二百一卷第全史
(4128) ······	一十六策书汉武帝	一十二百一卷第全史
(4128) ······	二十六策书汉武帝	二十二百一卷第全史
(4828) ······	三十六策书汉武帝	三十二百一卷第全史
(4828) ······	四十六策书汉武帝	四十二百一卷第全史
(4808) ······	五十六策书汉武帝	五十二百一卷第全史
(4816) ······	六十六策书汉武帝	六十二百一卷第全史
(4828) ······	七十六策书汉武帝	七十二百一卷第全史

七十列传

纪传体史书，均必须有纪、有传，故列传在《史记》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太史公自序》说：“扶义倜傥，不令已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这就确立了司马迁选择立传人物的三个基本标准：政治道德上既符合“义”的原则，又有其不同的洒脱特征；需能乘“时”、顺“时”，强调人物行为的时代性及其判断力和主动性，不得其“时”，自然不足以作用于社会历史；立功且成其名，历史上如此多的过往人物，能让司马迁选入列传者自然是有名，有名亦自然应是有功的，且其功必须关系“天下”，所以其人生价值应该是有褒贬意义上的重要作用和影响的。《自序》的概括很有意义。实际上，《史记》五种体裁，除表、书之外，本纪、世家与列传一样，也都是以记载人物事迹为主，通过记载人物事迹而表现社会历史内容的。从人物传记的角度来说，这三部分是《史记》的中心内容，其实如《平准书》、《封禅书》所记，又何尝不表现人物？但列传是人物传记的主体。从形式上，七十列传也可分为五类：一、独传，一个人物单列一传，一般来说这种人物社会作用比较大；二、合传，两个以上人物合著于一传，这当中有多种情况，诸多人物之合传司马迁均有其相关立意；三、类传，同一类人物合著于一传，《史记》有刺客、循吏、儒林、酷吏、游侠、佞幸、滑稽、日者、龟策、货殖十篇类传，类传之序提契全篇思想主旨，是很深刻的评论文字，一部史书有些什么类传，往往表现其记载时代的社会特征；四、还有一类是少数民族与域外国家的传，以传为名，实际是记一个少数民族或域外国家的产生、发展、演变及其与中原政权的相互交往、影响与联系，这就扩

大了史书的记载范围，故《史记》实为一部当时可知领域的世界史；五、自序，用以亲自表述作者的家世、经历、作史意图等，亦借以列出全书各篇的著述提要，就是这部分的提要内容，已经具备后代目录学的雏型，有其独特的意义。五类结合，较为集中地表现出司马迁主要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学术等各方面的观点，亦是研究《史记》著述宗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重要篇卷，是《史记》中的重要精华部分，是人们应该认真研读的重点。《史记》设立列传等体裁，是史书体例上突出以人物为社会历史主体的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这同样是司马迁的首创，是他对史学的杰出贡献。

《史记》文合辞通，语言精炼，结构严谨，叙事脉络清晰，层次分明，其文笔流畅，其文句精练，合乎逻辑，脉络清晰，“抑”则“扬”，取舍得当，主次分明，其叙述且直立，史氏会出于原书以是不然也。“抑”其势不在于言官，而在于自身为自告苦情之人或于任何指责，将人自托朝志曲或虽对之虚仰主人其以见。”才天“系并而及中其真，而此亦是也。自古以来，义意有斯时患内，名白”。而此之所谓重阳主义意即寄寓于暗处，群一奇偶已索性。至于，林之井，赤之井，绿之井，黄之井，土洞谷内史已会并共处而夜集或入深山长眠，王侯长草麻人燕可更最矣其，容内亦中中《行史》景武帝三岁，始来更食。既所食人从。初皆啖人且封假印。啖人假表不若而义，以酒《行史》，《年将平》或燃人个一，辨其一，类正大表印亦得假十寸，曰大承从。奉生的五土归个表，辨合。二，大楚山都率会于行人林左将来第一，封一尺单首。王侯臣封合王公入深山，而都督送百中善者，封一千善合郡人，前，齐陵市《行史》，封一千善合郡人美一闻，善类，三，意立关晓其善类，封类嘉十善觉，美争，善目，善听，孝顺，对善，宜捕，本善。吏人十善有各皮第一，字文守晋御将罪县，冒主周界置全笑妻尔文秀因嫌心县失一官差，即，正科会并而升抑焉曰其班头我事，封类品。宋国代对为参军处士个一尺多被免，李武孙好，封如某图书长林是让魏文，东都已而退，晋文王卧而好贞观中已其父委席，魏武，坐右

而夷吾子好勇，方叔获之于濮，子房授杖于淮阴，此不皆点两面扬，三

直特一吴叔卿立太叔，共叔尚立公叔，皆具此焉。而三策立而，中策

史记全译卷六十一 伯夷列传第一

而夷吾子好勇，方叔获之于濮，子房授杖于淮阴，此不皆点两面扬，三

直特一吴叔卿立太叔，共叔尚立公叔，皆具此焉。而三策立而，中策

【解题】

前人评述《伯夷列传》是七十列传的总序，这很有见地。其实，司马迁在七十列传的开篇是借为传说人物伯夷立传，宣布了他的声明书。研究这份声明书，要与他《自序》所述的作七十列传的主旨，“扶义倜傥，不令已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思想紧密联系起来。

一、司马迁声明他作史的取材要“考信于六艺”，比较百家而言，唯有六艺是最为可靠的依据。然而是不是六艺所言全为不可怀疑的呢？也不是。既然六艺肯定让德，为什么实有其事的许由、卞随、务光的事迹没有称许呢？同为高“义”，而“不少概见”许由、务光的“文辞”，说明六艺也不是无懈可击的。这是声明他又不能为六艺所束缚，而应该在选材上抱持着个人的独立见解。

二、司马迁早已声明对问题的辨析要“折中于夫子”，然而实际上孔子所说有些也有破绽。孔子说伯夷、叔齐没有怨恨，叩马而谏之“求仁得仁”没有怨恨，而饿死于首阳山之前所作的《采薇》歌不正是表现了怨恨吗？文中提出“由此观之，怨邪非邪”？就是对孔子见解的怀疑。这是他又声明，不可亦步亦趋完全拜倒在圣人的脚下而失去了自己的思考能力。

这两点在我们今天看起来是容易的，很自然的。但在当时儒学思想占统治地位，在儒家经典的绝对权威面前，采取这种怀疑态度，不能不有极大的识见与勇气。也正是由于司马迁敢于冲破新儒学的思想牢笼，才有表现在《史记》中的如此光辉的思想。可见这份声明的威力。

三、对前两点的怀疑，司马迁提出问题的方式是较为稳妥而隐秘的。而这第三点，则具有公开宣战的姿态，对天道观就是一种直接的批判了。这一段是《史记》中的警句，明言天道不公，是说明杜撰的感应论之不能存在。这里的矛头是直接对着以天人感应与阴阳五行相结合的《春秋》公羊学的；“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是声明自己作史的论析，要与这种虚伪的理论划清界限。

四、提出了道与谋，道与富贵、道与时间考验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混世与清士的问题，这表现了作者立世的政治观。他要抱持自己的政治见解、政治主张，这无异宣布他判断是非的标准与当权的统治者及其卫道者之间是不一致的。他不会为眼前的贵贱、轻重所左右，相信自己立论的正确性能得到历史的理解和承认，誓作混世中的清士，依据史家应有的品德评论世事，作出判断，不管遭遇任何处境在所不惜。这篇传的完成可以视为司马迁在被刑之后所着意撰写的，已经有把表述于《报任安书》中的决心具体化的倾向，并将之概述为一种思想理论上的对立了，正表现了他的“叛逆”精神。

五、提出了立名与作史的问题。司马迁是重视“名”的。他觉得人有贤德也必须“附骥尾而行益显”，否则历史上不知埋没了多少名人志士，对这一点他表示了悲愤、不平。因此他表示要誓作“青云之士”，为一切有高义有功名的人树碑立传，以使他们通过自己的写史而名流千秋，功罪自见。他同样声明自己是与历史和现实中的贤德之士“同明相照，同类相求”的。这一点正可看出《史记》立传人物的思想倾向性。

【原文】

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①。《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②。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③。

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①。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②。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③。此何以称焉^④?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⑤。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⑥。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⑦?

【注释】

- ①载籍：书籍。六艺：即六经。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
- ②虞夏之文：记载虞、夏时期的文字资料，这些资料保存在《尚书》中的《尧典》、《舜典》、《大禹谟》等篇目中。
- ③逊位：让位、退位。岳牧：相传尧舜时有四岳十二州牧分管政务和方国诸侯，合称岳牧。典职：主管政务。功用：功绩。
- ④重器：贵重的宝器。大统：尊显的统绪。斯：此。
- ⑤说者：《史记索隐》“谓诸子杂记也。”有关许由、卞随、务光的事迹，在皇甫谧的《高士传》和《庄子·让王》篇中有记载。许由：上古隐士。相传尧让位于他而不受。
- ⑥卞随：上古隐士。相传商汤曾想让位于卞随，卞不受，投水而死。务光：上古隐士。相传商汤也曾想让位于他。务光不受，负石投水而死。
- ⑦何以：为什么。
- ⑧箕山：古山名。今位何处说法甚多。一说在今河南登封县东南。
- ⑨吴太伯：周太王之长子，后顺父愿让位于弟季历而出走奔吴，故称吴太伯。
- ⑩其文辞：记载许由、务光之文辞。义至高：《史记索隐》谓尧让天下于许由，由遂逃箕山，洗耳于颍水；卞随自投于桐水；务光负石自沉于卢水；是义至高。少：少许。概：大略。

【译文】

学者们运用的书籍文献虽然很广博，但还需要依从《六经》来

考察它们是不是可信。《诗经》、《书经》虽说残缺，然而虞代、夏代的记事文字还是可以了解清楚的。唐尧将要退位，就把帝位让给了虞舜，虞舜退位也让给了夏禹这个期间，四岳十二州牧都来推荐，才把他放在帝位上考察试用，掌管政务几十年，建立的功绩已经兴盛，这以后再正式授给他执政大权。这样做是表示天下是贵重的宝器，帝王是尊显的统绪，传授天下的大权是如此的郑重艰难呀！可是诸子杂说讲尧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不接受，认为是耻辱就逃避隐居起来。到了夏代的时候，又有卞随、务光这样的人。这又为什么受到称赞呢？太史公说：我登上箕山，那上面大概有许由的坟墓。孔子依次叙列古代仁圣的贤人，像吴太伯、伯夷一类人是很详细的了。我认为所听说的许由、务光节义最高尚，记载他们事迹的文字却少许的梗概都没有见到，哪是为什么呢？

【原文】

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①。”“求仁得仁，又何怨乎^②？”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③。其传曰：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④。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⑤。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⑥。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⑦。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⑧？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⑨。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⑩。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⑪。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⑫。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⑬。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⑭？于

嗟徂兮，命之衰矣^⑯！”遂饿死于首阳山。

由此观之，怨邪非邪^⑰？

【注释】

- ①念：记。 旧恶：旧仇。 怨是用希；即用怨希，因此怨仇很少。用，因。 希，通“稀”。
- ②求仁得仁，又何怨乎：此语见《论语·述而》。孔安国释云：“以让为仁，岂有怨乎？”
- ③悲伯夷之意：《史记索隐》曰：“谓悲其兄弟相让，又义不食周粟而饿死。” 耶(yì)诗：散佚而未编入三百篇内之古代诗歌。 可异：指作者将“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与下文所引《采薇》诗中“我安适归乎？于嗟徂兮，命之衰矣！”牵合在一起，故发现有不同、不一致的地方。 其传：《史记索隐》按，盖《韩诗外传》及《吕氏春秋》也。
- ④孤竹君：孤竹国国君，最早见于《庄子·盗跖》篇中。孤竹，殷代国名，在今河北省卢龙县东南。
- ⑤中(zhòng)子：据古代伯、仲、叔排列顺序，伯夷、叔齐当为老大、老三，故有中子，即老二、次子。
- ⑥西伯昌：即周文王姬昌。商末，姬昌已为西方诸侯之长，故称西伯。 养老：收养老人。此指招贤纳士。 盍：通“盖”，于是，就。一解为“何不”。
- ⑦木主：木制灵牌位。
- ⑧叩马：勒住马。 叩，通“扣”。 爰：于是，就。
- ⑨弑(shì)：古代下杀上为“弑”。
- ⑩去之：让他们离去。
- ⑪宗周：以周王室为宗主。 首阳山：古山名，在今山西永济县南。说法不一。 薇：亦蕨，一种野菜。
- ⑫西山：即指首阳山。
- ⑬以暴易暴：指武王伐纣。《史记索隐》谓以武王之暴臣易殷纣之暴主，而不自知其非矣。
- ⑭安适：适安，到什么地方。
- ⑮于嗟：感叹词，犹今之“哎呀”等。 徒(cú)：通“殂”，死。

⑩怨邪非邪：《史记索隐》太史公言己观此诗之情，夷、齐之行似是有所怨邪？又疑其云非是怨邪？

【译文】

孔子说：“伯夷、叔齐，不记旧仇，因此怨恨很少。”“他们追求仁德而得到了仁德，又有什么怨恨呢？”我悲叹伯夷的心意，从轶诗来看可有些不一样呢。他们的传记说：

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立叔齐做国君，等到父亲去世，叔齐把君位让给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的命令。”就逃走离开了国都。叔齐也不肯继位而逃走了。国都的人立孤竹君的次子做国君。这时，伯夷、叔齐听说西伯昌善于尊养老人，就前往归附他。等到抵达那里，西伯去世了，武王用车载着他的木制神位，称他叫文王，往东去讨伐纣王。伯夷、叔齐勒住马进行劝告说：“父亲死了不加安葬，就发动战争，能说是孝吗？用臣下的身分来弑杀君王，能说是仁吗？”武王左右的侍从要用兵器加害他们。太公吕尚说：“这是些节义的人。”搀扶着让他们离去了。武王已经平定了殷纣的祸乱，天下奉周王室做宗主，而伯夷、叔齐感到耻辱，坚持节义不吃周朝的粮食，隐居在首阳山中，采摘野菜以供食用。等到饿得将要死去，作了一首歌。歌辞说：“登上那西山啊，采摘山上的野菜。用暴臣换掉暴君啊，不能认识自己的错误。神农、虞舜、夏禹的世道转眼消失了啊，哪里才是我们的归宿？哎呀只有死呀，命运是这样的衰薄！”就饿死在首阳山上。

从这首诗看来，他们是有怨恨还是没有怨恨呢？

【原文】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①。”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②！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③。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④。天之

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⑤。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⑥。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⑦。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⑧。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⑨？

【注释】

①天道：此意指支配人类命运的天神意志。无亲：无亲疏之分。

②积仁洁行：积聚仁德，纯洁自己的行为。

③七十子之徒：孔子的得意学生，相传孔子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或曰七十二、或说七十七），举整数而言。颜渊：又作颜回。为孔子最得意的学生。

④空（kōng）：贫穷。厌：饱。蚤：通“早”。

⑤盗跖（zhí）：名跖，古代传说中的大盗，故称之为“盗跖”。一说为柳下惠之弟。肝人之肉：日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曰：“肝，疑当作脍。”

《庄子·盗跖》篇亦云“脍人肝而脯之。”暴戾：残暴凶狠。恣睢（suī）：放纵骄横。寿终：正常地死去。

⑥彰明较著：特别明显。彰，明显，显著。较，通“皎”，明显。

⑦不轨：不法，不走正道。忌讳：此指避忌，禁令。

⑧择地而蹈之：看好地方才下脚落步。时：时机恰当。行不由径：走路不走小道。公正：此指主持公道、正义。发愤：发泄愤闷。

⑨傥：同“倘”，假如。

【译文】

有人说：“天道不分亲疏，经常帮助有善行的人。”像伯夷、叔齐，可以称得上是善人或者又不是的呢？他们积聚仁德纯洁自己的行为到了如此的地步却被饿死了！再说在七十名弟子中，孔子只是推荐颜渊为好学。然而颜回总是陷于贫穷，连糟糠都吃不饱，而终